

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与审计收费水平

——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经验证据

乔贵涛,张 硕

(山东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淄博 255012)

[摘 要]会计师事务所低价揽客导致的审计收费不断下滑引发了审计投入不足、审计质量下降等问题,如何保障审计收费水平成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以 2016—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显著提升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其中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意识和审计投入是主要影响渠道。此外,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对审计费用的提升效果在签字会计师职级较高、注册制审计业务量较多以及客户重要性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因此,政府与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引导审计师积极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事务所应积极推动所内注册制相关的文化建设,促进组织认知的变革。

[关键词]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费用;法律风险;审计投入;审计失败;组织认知;客户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5)03-0037-11

一、引言

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审计行业多年积累的低价竞争问题逐渐显现,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以远低于项目成本为代价承接业务,审计收费水平不断下降,导致审计资源投入不足,审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1],如何扭转审计收费的下滑趋势已成为监管部门关注的焦点。然而,在过去二十余年我国资本市场一直由审核制主导的背景下,一方面,证券监管部门的实质审核为上市公司质量做了隐性背书,且退市制度的低效率使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无法发挥作用^[2],事务所因审计失败被起诉的概率以及被判赔偿责任的金额普遍较低,审计保险功能的缺失导致事务所的法律风险意识普遍偏低,无法激励事务所形成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收费意识;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以散户为主,投资者对高质量会计和审计信息的需求不足,导致事务所缺乏为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而增加审计资源投入的动力,外加我国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事务所为维持低价竞争优势可能会缩减审计范围,以降低审计收费,导致了审计资源投入的不足,审计资源投入的不足亦无法激励事务所形成成本与收费相匹配的收费意识。

为了推进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2019 年 6 月 13 日,科创板正式开板;2020 年 6 月 15 日创业板试点注册制;2023 年 2 月 17 日,注册制改革全面实施。注册制确立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机制^[2-3],通过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实现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激发了投资者对高质量审计信息的需求。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事务所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但也有部分事务所始终未能参与,这种经历差异是否会导致事务所对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的认知差异,从而在审计收费决策上出现显著不同?一方面,事务所在执行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过程中,“受理即担责”向“申报即担责”

[收稿日期]2024-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JY031)

[作者简介]乔贵涛(1981—),男,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审计与资本市场,邮箱:guitaotiao@qq.com;张硕(1997—),男,山东菏泽人,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与资本市场。

的转变、交易所持续的审核问询、监管机构督导范围扩大等变化深刻改变了事务所对法律风险的组织认知,组织认知的改变会促使事务所形成风险与报酬相匹配的审计收费模式。另一方面,交易所的不断问询会推动事务所增加审计投入以准确、及时回复,使事务所形成投入与收费相匹配的审计收费模式。风险与报酬、投入与收费相匹配的审计收费模式的形成会推动事务所提升审计收费水平,并且这种效果会外溢到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中。

合理的审计收费对保障审计投入与审计质量具有重要价值^[4-5,8-9]。自 Simunic 对审计收费进行开创性研究以来^[6],大量文献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审计服务需求侧和供给侧进行了探讨。从需求侧来看,影响审计师法律风险和审计投入的因素均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例如存货和应收项目^[7]、杠杆率^[8]、反向并购^[9]、“国家队”持股^[10]、数据资源信息披露^[11]、客户声誉受损^[12]等影响法律风险的因素以及客户规模^[13]、业务复杂度^[14]等影响审计投入的因素均与审计收费呈现正相关关系;从供给侧来看,事务所规模^[15]、审计任期^[16]、事务所国际化战略^[17]等事务所特征也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

为了保证审计服务质量,我国审计市场通过合并重组实施了做大做强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24],但我国仍未形成像发达国家以“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主导的审计市场结构,市场竞争仍然较为激烈,审计收费整体上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①。特别是在长期以来的审核制资本市场中,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不足降低了事务所高质量信息供给的意愿^[1]。而注册制改革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对事务所的独立审计与信息供给行为产生了诸多影响。乔贵涛和杜英巧发现承接注册制审计业务的事务所提升了其在原审核制企业中的审计质量,即注册制改革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提升具有外溢作用^[1]。陈松等认为注册制提升了首发上市的审计质量需求,以非营利标准首发上市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18]。研究者发现注册制企业在发行期间的会计信息稳健性更高^[19],并且注册制 IPO 企业在当年和后续年度提高了同行业审核制上市企业的会计稳健性^[20]。黄俊等认为,与其他板块企业相比,科创板企业 IPO 时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更低,审计质量更高^[21]。然而首发上市期间的高质量会计信息供给并不必然意味着上市后也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特别是单纯依靠上市企业的自律行为并非可靠的制度保障。作为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事务所是否能够收取足够的审计费用并保证充足的审计投入才是注册制下保障高质量信息供给的关键所在。于晓红等发现注册制下 IPO 审核问询有助于提升审计收费^[2],那么注册制改革对于审计收费的提升是否外溢到原审核制上市的企业中?其中的机制是什么?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与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有待探索。

综上可知,虽然学术界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论述,但大多是从企业特征与审计服务需求侧进行考量,鲜有文献从事务所组织认知的角度展开分析。而且在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现有文献关于注册制的研究大多从 IPO 角度切入,且聚焦于会计信息稳健性、盈余管理等方面,从事务所层面探究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这种特定经历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研究,特别是阐明注册制改革是否产生了溢出效应,即事务所是否会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的研究付之阙如。对该问题的解答对于保障注册制下审计收费水平的提升以及注册制改革效果的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基于此,本文以 2016—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与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审计收费的关系。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借助事务所是否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这一可观测事件构建多期 DID 模型,能清晰地展现改革效应,缓解内生性问题,且基于组织认知理论揭示事务所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的重要性,即只有积极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才会形成对法律环境变化的组织认知,从而更有效地改变审计行为。第二,基于组织认知理论揭示了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对事务所审计收费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大多以任期、签发审计报告数量等对事务所执业经历进行静态刻画,更倾向于反映工作量的累

①见《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积,而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能体现出事务所组织认知、组织变革的动态变化,实现了对注册制改革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鼓励事务所积极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激发组织认知对事务所审计行为的约束作用,并为政府与监管部门通过完善与注册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审计收费水平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经历了审批制(1990—2000年)、审核制(2001—2018年)再到如今注册制(2019至今)的演变过程,本质变化就是由行政主导逐步过渡到市场化^[1]。相较于审核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摒弃了“实质审核”,重点在以下方面凸显市场的主导性作用:第一,取消盈利指标等实质审核内容,强化对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审查,建立起投资者自行决策、自担风险与损失的市场交易机制。第二,发行上市不再由证监会审核,而是下放到交易所,并通过审核问询督促发行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中介机构需要承担审核问询的信息核查工作,如有披露不完整、事项未核实等问题,审核机构可以对发行人进行多轮次问询,直至问题解决为止。因此,以事务所为代表的中介机构在注册制下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责任越来越大。注册制改革的上述市场化导向不仅会大幅度提高投资者对财务报告信息的依赖水平,而且会提升投资者投资失败后起诉事务所的概率,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会急剧上升^[1]。为了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事务所需要加大审计投入以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并提升审计收费水平保证事务所的利润空间。然而这种影响是否在同等程度上作用于所有事务所?本文认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注册制改革中部分事务所承接了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而有些事务所则始终未能参与。本文认为事务所只有承接过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才会对改革带来的风险变化具有更加深刻的感知,参与业务的审计师才能形成对于法律风险与审计投入的个体认知,推动组织认知发生变革,进而在组织层面上提高审计收费水平并溢出到原审核制上市企业中。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是促使事务所的法律风险组织认知发生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了压实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责任,注册制改革加大了对中介机构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如《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若证券服务机构在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回答问题环节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应当判令承担虚假陈述法律责任,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事务所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时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注册制IPO企业面临的压力也会促使事务所对法律环境的组织认知发生转变。相较于审核制,注册制下的企业面临着多轮次问询的审核压力。如果被多轮次问询,则意味着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企业会被要求披露更多信息,这会向事务所传递一种风险警示信号,事务所面临潜在的法律诉讼和声誉压力,从而对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提出疑问,并会提高对法律风险的感知下限,更加重视对审计风险的管控^[2]。另外,注册制改革引入了集体诉讼制度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如果注册制首发上市企业因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而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投资者保护机构则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原则为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①,高额的民事赔偿也会成为事务所面临的现实压力。然而,组织变革理论认为环境变化需要通过组织认知的变化才能对组织变革产生影响^[22]。而且组织认知的转变需要组织成员形成对环境变化的个体认知,进而通过组织学习、知识共享形成组织认知,其形成过程不仅仅取决于个体认知水平的特征总和,更取决于个体间的互动过程^[23]。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即是推动组织个体改变对环境变化的个体认知,进而与其他个体互动并产生影响,最终形成组织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讲:第一,注册制将审核制下的“受理即担责”变更为“申报即担责”,审计师面临的法律责任发生明显前移^[1],这不仅会督促审计师在提交材料之前更加谨慎开展审计工作,而且

①例如康美药业成为第一家因会计信息舞弊被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提起集体诉讼的上市公司。

会改变审计师对法律风险的认知;第二,为了提升 IPO 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交易所会持续就申报材料进行问询,审计师需要持续就交易所的问询进行查验把关并回复,这个过程也会加深审计师对法律责任变化的感知;第三,如果交易所对申请文件存在重大疑问且无法解决,交易所可以提请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并对事务所等相关证券服务机构进行现场督导,这将使审计师切实地感受到风险变化。参与注册制上市业务的审计师对法律风险的个体认知发生改变后,会通过事务所内部培训、经验交流以及成员间的非正式沟通等组织学习途径影响其他审计师的认知,以修正其认知偏差,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认知共性,最终推动事务所的风险认知变革^[24]。当事务所对法律风险的组织认知发生变化后,作为对风险的补偿,事务所会提高审计收费水平,形成风险和报酬相匹配的收费模式,从而对原审核制企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其次,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是推动事务所形成以增加审计投入应对审计风险的组织认知的重要学习机制^[1],其不仅会通过改变审计师个体认知推动事务所对法律风险的组织认知变革,以收取风险溢价的方式提升审计收费,还会推动事务所增加审计投入进而提升审计收费。一方面,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作为一种学习机制,会推动事务所在业务层面上增加投入。注册制 IPO 的审核程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审核机构会对发行人进行多轮次问询,直至问题被解决为止。面对审核问询问题的大量聚集,事务所会切实地感受到法律风险的巨大变化,为了准确回答问询以降低未来出现审计失败被追责的概率,事务所需要不断扩大审计范围,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补偿审计风险溢价^[2]。特别是在注册制放弃“实质审核”的背景下,上市企业丧失了政府的背书,一旦出现审计失败,事务所被追责的力度会更大。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这种学习机制会促使审计师形成通过增加业务层面的审计投入应对审计风险的个体认知,并通过知识共享、经验交流等方式辐射到整个事务所,最终转变为事务所的组织认知,即面对法律风险的加重,不仅要收取审计收费溢价,还要增加审计投入以将风险降低至可接受水平。另一方面,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执业经历会推动事务所在组织层面增加审计资源投入。根据组织变革理论,为增强竞争力、改善组织绩效,组织需要不断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变革,外部环境变化是推动组织变革的关键因素^[25]。事务所通过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自身对于法律风险的组织认知。为了最大化降低审计风险,事务所会通过组织变革,例如提升并统一业务承接标准、加强业务质量控制、约束低价揽客行为等方式控制风险,这种组织变革的幅度越大,需要投入的成本越高,而组织变革的巨额成本投入会促使事务所提升审计收费水平予以弥补。所以无论是业务层面还是组织层面,审计资源投入导致的审计收费水平提升,都会推动事务所形成投入与收费相匹配的收费认知,这种认知的形成也会提升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

H: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会提升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为避免 2015 年股市异常的影响,本文以 2016—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剔除 ST 公司、*ST 公司、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及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为检验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剔除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同时为减少极端值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18416 个观测值。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审计收费(*Lnfee*)。参考于晓红等的研究^[2],以上市公司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刻画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水平,*Lnfee* 越大,审计收费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若事务所承接的以注册制方式上市的企业(科创板和创业板企业)在当年首次上市成功,则该事务所当年及以后年度所审计的企业均取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参考于连超等的研究^[26],本文选择了公司上市年限(*Age*)、业务复杂程度(*Complex*)、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独立董事占比(*Indep*)、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账面市值比(*BM*)、是否亏损(*Loss*)、国内四大(*Big4*)、产权性质(*Soe*)、两权合一(*Dual*)、事务所变更(*Change*)、非标准审计意见(*Op*)等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的符号与定义见表1。

(三) 实证模型

为检验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回归模型:

$$Ln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sum Firm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tag{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审计收费(*Lnfee*)的均值为13.850,最小值为12.100,最大值为16.260,意味着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审计费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均值为0.529,表明样本中由承接过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的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占比为52.9%。其他变量的统计描述特征与现有研究基本吻合,故不再赘述。

(二) 单变量检验

为检验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的事务所与未承接的事务所在审计收费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进行了单变量分析,结果见表3。在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的事务所样本中,审计收费(*Lnfee*)的均值为13.894,中位数为13.816,而未承接的样本中,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3.811和13.710,并且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均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初步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执业经历有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审计收费	<i>Lnfee</i>	上市公司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	<i>DID</i>	若事务所承接的以注册制方式上市的企业(科创板和创业板企业)在当年首次上市成功,则该事务所当年及以后年度所审计的企业均取值为1,否则为0
公司上市年限	<i>Age</i>	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业务复杂程度	<i>Complex</i>	应收账款和存货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企业成长性	<i>Growth</i>	营业收入增长率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Top1</i>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独立董事占比	<i>Indep</i>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企业规模	<i>Size</i>	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i>ROA</i>	净利润/总资产
账面市值比	<i>BM</i>	资产总计/市值
是否亏损	<i>Loss</i>	年度净利润小于0取1,否则为0
国内四大	<i>Big4</i>	若事务所为国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
产权性质	<i>Soe</i>	若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两权合一	<i>Dual</i>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取值为1,否则为0
事务所变更	<i>Change</i>	若事务所发生变更,取值为1,否则为0
非标准审计意见	<i>Op</i>	若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固定效应	<i>Firm</i>	个体虚拟变量
年度固定效应	<i>Year</i>	年度虚拟变量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nfee</i>	18416	13.850	0.713	12.100	16.260
<i>DID</i>	18416	0.529	0.499	0	1
<i>Age</i>	18416	2.228	0.800	0.000	3.367
<i>Complex</i>	18416	0.262	0.155	0.011	0.705
<i>Lev</i>	18416	0.424	0.194	0.069	0.884
<i>Growth</i>	18416	0.167	0.363	-0.562	2.099
<i>Top1</i>	18416	0.338	0.144	0.092	0.740
<i>Soe</i>	18416	0.337	0.473	0.000	1.000
<i>Dual</i>	18416	0.294	0.456	0.000	1.000
<i>Indep</i>	18416	0.377	0.053	0.333	0.571
<i>Size</i>	18416	22.510	1.348	20.120	26.600
<i>ROA</i>	18416	0.036	0.069	-0.317	0.200
<i>BM</i>	18416	0.348	0.158	0.052	0.801
<i>Loss</i>	18416	0.889	0.315	0	1
<i>Big4</i>	18416	0.066	0.248	0	1
<i>Change</i>	18416	0.095	0.293	0	1
<i>Op</i>	18416	0.020	0.140	0	1

助于提升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

表 3 单变量检验

变量	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			未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			差异检验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i>Lnfee</i>	9738	13.894	13.816	8678	13.811	13.710	0.083 ***	0.106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 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在模型中纳入控制变量,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显著提高了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相对于审计收费的均值而言提高了 35.62% ($e^{13.850 \times 0.022} - 1$),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H。

(四) 稳健性检验^①

1. 平行趋势检验:为检验多期 DID 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参考乔贵涛和杜英巧的研究^[1],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见,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前 2 年(*Pre_2*)、前 1 年(*Pre_1*)及当年(*Current*)的系数均不显著,即在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审计收费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后 1 年(*Post_1*)、后 2 年(*Post_2*)和后 3 年(*Post_3*)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已经逐步对事务所在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产生了影响,且效果不断增强。

2.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刘笑霞等、姜付秀等的做法^[27-28],采用多种方法重新衡量审计收费并进行回归。(1)审计费用总额/资产总额的算数平方根;(2)审计费用总额/营业总收入。未列示的结果(留存备索,下文同)中,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结论稳健。

3. 控制事务所固定效应:为缓解事务所层面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结论带来的影响,本文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事务所固定效应,在未列示的结果中,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控制事务所固定效应之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依然能显著提高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结论不变。

4. 倾向得分匹配:在强制审计的资本市场中,规模较小的事务所会被认为声誉和能力较低,信号传递能力也相对较弱^[15]。注册制下未承接过注册制业务的事务所对法律责任的感知能力较差^[1],既无法深刻感受到处罚力度与法律责任的大幅变化,又难以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提高执业水平以及风险识别能力,无法推动组织变革实现审计收费水平的提升。另外,企业面对高质量信息披露与高强度审核问询,出于成功上市的考虑以及潜在风险的规避,往往不会选择规模较小的事务所或者无注册制审计执业

表 4 基准回归

	(1)	(2)
	<i>Lnfee</i>	<i>Lnfee</i>
<i>DID</i>	0.018 * (1.80)	0.022 ** (2.25)
<i>Controls</i>	No	Yes
<i>Constant</i>	13.844 *** (2498.46)	12.351 *** (38.61)
<i>Firm/Year</i>	Yes	Yes
N	18416	18416
调整 R ²	0.877	0.872

注: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表 5 平行趋势检验

	<i>Lnfee</i>
<i>Pre_2</i>	-0.044 (-1.57)
<i>Pre_1</i>	-0.001 (-0.05)
<i>Current</i>	0.011 (1.36)
<i>Post_1</i>	0.020 * (1.91)
<i>Post_2</i>	0.045 *** (3.10)
<i>Post_3</i>	0.094 *** (4.05)
<i>Controls</i>	Yes
<i>Constant</i>	10.855 *** (44.10)
<i>Firm/Year</i>	Yes
N	18416
调整 R ²	0.890

①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列示,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经历的事务所。而承接过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的事务所往往因其丰富的经验更容易受到企业青睐,并且这种特殊经历对事务所而言是一种议价能力的提升^[1]。因此,考虑到事务所承接注册制业务后提高审计收费可能是客户选择或是其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而非事务所在经历注册制审计业务后通过变革组织认知实现的审计收费上升,为排除这种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样本,以事务所当年是否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划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以事务所规模、排名、事务所是否变更、注册会计师人数以及审计任期为协变量,选择核匹配、半径匹配及 1:1 最近邻匹配进行样本配对并重新回归。在未列示的回归结果中,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结论不变。

5. Heckman 两步法:鉴于事务所的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经历并非完全外生因素,会受到事务所规模、同行竞争、事务所年限等各类因素影响,导致样本存在选择偏误,为缓解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 Heckman 两步法。第一阶段利用 Probit 模型,以事务所是否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为被解释变量,以事务所规模、声誉、注册会计师人数、成立年限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阶段将 *IMR* 纳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未列示的结果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显著为正,结论稳健。

6. 安慰剂检验: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通过随机抽取事务所作为处理组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即在打乱样本中解释变量的顺序后,将其逐一随机分配给每个样本且保持其所占比例不变,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模型(1)进行 500 次回归,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随机处理后的回归系数核密度呈均值近似为 0 的正态分布,而且小于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 0.022,且绝大部分 *p* 值大于 0.1。上述结果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对事务所在原审核制上市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并不是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推动的,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得以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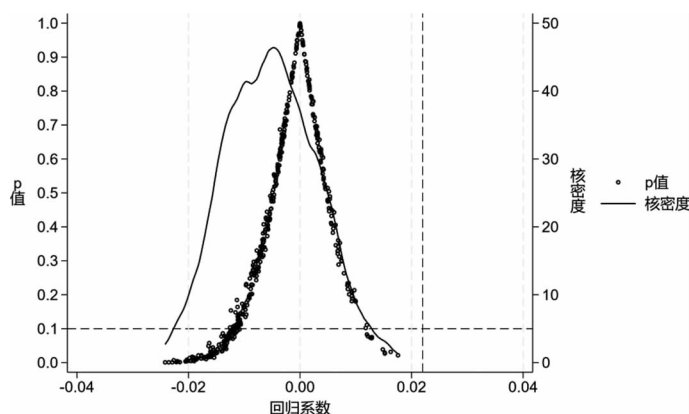


图 1 安慰剂检验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执业经历通过改变事务所的法律风险认知和审计投入认知提升了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接下来,本文参考江艇对检验因果关系渠道的建议^[29],以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机制检验。

1. 法律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一旦发生审计失败,上市公司可能面临法律诉讼,而事务所作为中介机构,需要承担全部或比例连带责任。由于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主要受上市公司住所地法律的直接影响,因此本文以樊纲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环境制度指数”衡量法律风险(*Law*),该值越大,代表该地区法律环境越好,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越高。然后根据 *Law* 的中位数划分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列(1)、列(2)。在法律风险较高组中,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法律风险较低组则不显著。这意味着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之后,事务所提

高了对于法律风险的组织认知,在法律监管更严格的地区进行审计工作时,会对风险要求补偿,从而提高审计收费水平。

2. 审计投入

影响审计费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审计投入^[28]。前文理论分析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使事务所形成了投入与收费相匹配的认知模式,因而事务所执业原审核制上市企业审计业务时也会增加审计投入,提高审计收费水平。本文以审计延迟衡量审计投入(*Input*),并以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的列(3)、列(4)。在审计投入较高组中,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审计投入较低组中不显著,这意味着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能显著提高事务所的审计投入,促进事务所形成“风险与报酬”“投入与收费”相匹配的组织认知,进而提高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企业的审计收费。

(二) 调节效应分析

1. 签字会计师所内职级

职级具有领导力和个人影响力两种属性^[30]。管理者的职级越高,领导力越强,对下属的影响力就越大。认知一致性理论认为,组织高层管理者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实践与感受,会形成模式化的思维框架,不仅会影响其后续的管理行为,而且还会与员工的观念及认知模式产生交互作用^[31]。所以,高层管理者的认知是组织认知产生的前因之一,是促进组织变革的原动力。高职级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内拥有较高的地位、领导力以及个人影响力,能更好地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从而辐射其他成员,使其对法律风险与审计投入的认知发生转变,最终实现由员工个体认知到事务所组织认知的变革。因此,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的签字会计师职级越高,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影响越显著。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第三十九条规定,审计报告应当由项目合伙人和另一名负责该项目的注册会计师签名和盖章。所以本文参考申慧慧的研究^[31],以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的非合伙人会计师的职级划分样本,即如果该签字会计师在事务所中的职级(*Manager*)为高级经理及以上取值为1,否则为0(若为三个签字会计师的情形,则定义为其余两人中有一人为高级经理及以上取值为1,否则为0),并在模型(1)中加入*Manager*与*DID*的交乘项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其中列(1)中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显著为正,列(2)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但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却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签字会计师职级的增量递进效应占据主导作用,掩盖了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对事务所审计收费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签字会计师职级越高,对其他员工的影响越大,对促进个体认知形成组织认知的推动力越强,从而显著提高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另一方面,签字会计师职级越高,越重视自身的职业声誉以及审计风险,从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审计费用弥补审计风险溢价。因此,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所内职级表现了更强的审计收费促进作用,即签字会计师在事务所内的职级越高,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对事务所审计收费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表6 机制检验

	(1)	(2)	(3)	(4)
	法律风险较高	法律风险较低	审计投入较高	审计投入较低
	<i>Lnfee</i>	<i>Lnfee</i>	<i>Lnfee</i>	<i>Lnfee</i>
<i>DID</i>	0.056 *** (2.60)	0.030 (1.36)	0.097 *** (8.90)	0.019 (1.14)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4.374 *** (30.15)	5.393 *** (40.72)	16.552 *** (26.90)	9.372 *** (17.34)
<i>Firm/Year</i>	Yes	Yes	Yes	Yes
N	9423	8993	8892	9520
调整 R ²	0.637	0.617	0.826	0.882
<i>ChowTest</i>	15.91 ***		12.89 ***	

表7 签字会计师所内职级的调节效应

	(1)	(2)
	<i>Lnfee</i>	<i>Lnfee</i>
<i>DID</i>	0.029 * (1.70)	0.020 (0.64)
<i>Manager</i>		-0.077 * (-1.93)
<i>DID × Manager</i>		0.039 ** (2.05)
<i>Controls</i>	Yes	Yes
<i>Constant</i>	6.794 *** (63.14)	5.290 *** (15.11)
<i>Firm/Year</i>	Yes	Yes
N	16172	16172
调整 R ²	0.652	0.686

2. 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量

组织认知理论认为,组织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共同了解表征了组织整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并且组织认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成员的个体认知^[24]。事务所组织认知的变革,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变化,更离不开注册会计师个体认知的转变。注册制下,事务所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的数量越多,事务所需要派遣参与此类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就越多。根据同群效应理论,同一组织中个体成员的行为和决策会相互影响,进而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32]。注册会计师在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之后,会通过经验分享、内部培训、非正式沟通的方式影响着事务所内的其他会计师,产生认知共性。更重要的是,事务所内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越多,这种共性的个体认知就越强烈,事务所越容易形成风险与报酬相匹配、投入与收费相匹配的组织认知,从而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审计收费水平的提高更为显著。

本文参考韩维芳的研究^[33],定义 *Business* 为事务所当年承接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的总数,并在模型(1)中加入 *Business* 与 *DID* 的交乘项进行回归。在表8中,列(1)中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与列(2)中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量在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与事务所审计收费水平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事务所承接的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越多,参与其中的注册会计师越多,越容易将个体认知转化为组织认知,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的提升效果越强。

3. 客户重要性

事务所依靠客户收入维持经营,这种对客户经济依赖会影响审计独立性^[34]。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增加,事务所对其的经济依赖也相应提高,甚至可能牺牲原则以维持客户关系,导致审计质量难以保证,审计质量的降低又会使事务所会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压力。对于承接过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的事务所而言,其对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审计环境与法律风险变化具有更加深刻的感知,形成了风险和投入与收费相匹配的认知,所以在客户重要性更高的情况下,事务所所有动机维护自身声誉,扩展审计范围,保障充分的审计投入以降低因审计失败被起诉的概率,从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参考付强和廖益兴的研究^[34],本文以第 *t* 年某事务所的第 *i* 个客户的审计收费除以该事务所第 *t* 年所有客户的审计收费合计来衡量客户重要性(*IMP*),并在模型(1)中加入 *IMP* 与 *DID* 的交乘项。在表9的列(1),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DID*)的系数显著为正,列(2)*DID* × *IMP*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客户重要性显著增强了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执业经历对事务所审计收费的提升作用,即在面对重要性较高的客户时,由于注册制下审计环境与法律风险的变化,事务所在执业时会更加谨慎,增加更多的审计程序以保障审计质量,因而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弥补潜在的法律风险与审计投入。

表8 事务所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量的调节效应

	(1) <i>Lnfee</i>	(2) <i>Lnfee</i>
<i>DID</i>	0.056 *** (3.19)	0.048 *** (2.67)
<i>Business</i>		-0.009 (-1.28)
<i>DID</i> × <i>Business</i>		0.014 *** (2.63)
<i>Controls</i>	Yes	Yes
<i>Constant</i>	11.258 *** (50.18)	11.286 *** (50.20)
<i>Firm/Year</i>	Yes	Yes
N	18416	18416
调整 R ²	0.884	0.884

表9 客户重要性的调节效应

	(1) <i>Lnfee</i>	(2) <i>Lnfee</i>
<i>DID</i>	0.059 *** (3.27)	-0.099 * (-1.81)
<i>IMP</i>		0.324 *** (2.69)
<i>DID</i> × <i>IMP</i>		0.215 *** (3.43)
<i>Controls</i>	Yes	Yes
<i>Constant</i>	11.211 *** (47.73)	11.175 *** (47.27)
<i>Firm/Year</i>	Yes	Yes
N	18370	18370
调整 R ²	0.887	0.887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 2016—2022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对事务所在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显著提高了事务所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提升事务所法律风险意识,增加事务所审计投入是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签字会计师所内职级较高、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量较多以及客户重要性水平较高情况下,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表现出更强的审计收费提升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本文的研究表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通过改变事务所对法律环境的组织认知显著提升了其对原审核制上市企业的审计收费,彰显了注册制改革的积极效果。政府应当鼓励事务所积极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以提高事务所对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的风险认知。第二,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压实事务所的职责与义务,使其重视法律风险与审计投入,保障资本市场审计质量。第三,事务所合伙人以及高级经理应积极参与注册制首发上市业务,推动事务所文化建设,促进事务所组织认知的积极变革,以提升事务所服务资本市场的水平和能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本文对注册制首发上市审计业务执业经历的经济后果仅关注了其对事务所审计收费水平的影响,对事务所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如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等并未涉及,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考察;第二,关于事务所承接注册制业务后法律风险认知的变化,本文以上市企业住所地的法律环境指数这一外部环境来间接衡量,如何能更加有效地从事务所或审计师的角度去衡量主观个体的法律风险感知水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第三,本文选择审计延迟作为审计投入的代理变量,这一选择相对而言不够精确,如果能取得更准确的审计投入指标,如审计工时等,将有助于深入分析和讨论,并且具备更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乔贵涛,杜英巧. 注册制改革与审计质量——基于注册制首发上市执业经历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23(9): 164 - 179.
- [2] 于晓红,石志远,鄢瑜骏. 注册制下 IPO 审核问询、信息披露改善与审计收费[J]. 审计研究, 2022(6): 80 - 93.
- [3] 巫岑,饶品贵,岳衡. 注册制的溢出效应:基于股价同步性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22(12): 177 - 202.
- [4] 罗岭,曹青青. 数字金融、企业风险承担与审计费用[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3(1): 40 - 50.
- [5] Hoitash U, Hoitash R, Bedard J C. Regulatory intent and political reality: Evidenc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s in the post-SOX world[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3): 839 - 867.
- [6]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1): 161 - 190.
- [7] Ashton R H, Graul P R, Newton J D. Audit delay and the timeliness of corporate reporting[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89, 5(2): 657 - 673.
- [8] Gist W E. A research no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ion and audit firm size on audit fe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1994, 9(2): 381 - 396.
- [9] Abbott L J, Gunny K, Pollard T. The impact of litigation risk on auditor pric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reverse merger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34(2): 1103 - 1127.
- [10] 李建辉,连炎清. “国家队”持股影响审计收费吗? [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3(3): 31 - 40.
- [11] 张俊瑞,危雁麟,尹兴强,等. 企业数据资源信息披露影响审计收费吗? ——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3(03): 60 - 71.
- [12] 李伟,黄利鑫,吴联生. 客户声誉与审计收费[J]. 会计研究, 2023(2): 163 - 180.
- [13] Bell T B, Knechel W R, Willingham Jr J J.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audit engagement resource allocations [C]. Auditing Symposium XII, 1994: 49.

- [14] Hackenbrack K, Knechel W R.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audit engagem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7, 14(3): 481-499.
- [15] 漆江娜,陈慧霖,张阳. 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J]. 审计研究, 2004(3): 59-65.
- [16] 李璇,刘浩. 启动成本差异与审计收费——来自首发客户与换入客户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1(4): 66-76.
- [17] 闫焕民,赵豪东,田铭儿,等. “本土所”与“国际所”审计质量对比研究——基于行业专长效应的新视角[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3(4): 12-21.
- [18] 陈松,张科,王红建. 科创板 IPO、企业审计师选择与首发抑价[J]. 审计研究, 2023(5): 107-119.
- [19] 曾泉,牟颖,杜兴强.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与财务报告质量——基于盈余管理和会计稳健性的视角[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13-126.
- [20] 林志伟,肖逸灵. 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与会计稳健性——基于注册制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J]. 证券市场导报, 2024(5): 3-13.
- [21] 黄俊,陈良银,陈信元. 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与公司盈余管理[J]. 会计研究, 2023(2): 42-51.
- [22] Burnes B. Complexity theorie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05, 7(2): 73-90.
- [23] 吕洁,张钢. 团队认知的涌现:基于集体信息加工的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12): 2214-2223.
- [24] 张钢,张灿泉. 基于组织认知的组织变革模型[J]. 情报杂志, 2010(5): 6-11.
- [25] 刘洪. 组织变革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J]. 经济管理, 2006(9): 31-35.
- [26] 于连超,耿弘基,王雷,等. 绿色税制改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3(4): 139-149.
- [27] 刘笑霞,李明辉,吕伟.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基于中国本土事务所的经验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2(5): 69-75.
- [28] 姜付秀,申艳艳,夏晓雪. 审计定价中的客户性别效应[J]. 审计研究, 2021(5): 72-85.
- [29]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30] 段发明,党兴华. 高管领导行为对组织认知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区分高管是否为创始人的实证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16(2): 1-8.
- [31] 申慧慧. 注册会计师职级与审计质量[J]. 审计研究, 2021(2): 80-91.
- [32] 冉明东,王艳艳,杨海霞. 受罚审计师的传染效应研究[J]. 会计研究, 2016(12): 85-91.
- [33] 韩维芳. 会计师事务所新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提高了审计质量吗[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8): 115-124.
- [34] 付强,廖益兴. 审计独立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客户重要性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1): 53-68.

[责任编辑:黄 燕]

Audit Practice Experience of IPO under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Audit Fe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t the Accounting Firm Level

QIAO Guitao, ZHANG Shuo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12, China)

Abstract: Lowballing has led to reduced audit fees, insufficient audit input, and declining audit quality, making audit fee assurance a key regulatory concern. Us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6 to 2022 as sampl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IPO audit experience under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affects audit firms' fees and its mechanisms through multi-period DID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registration system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udit fees for firms auditing companies under the approval system, with legal risk awareness and audit input as key channels. The impact is greater when signing CPAs have higher ranks, registration system business is larger, and client importance is higher. Policymakers should enhance legal frameworks,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in registration system IPO audits, and promote related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support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registration system IPO; audit fee; legal risk; audit input; audit failure;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 client importance